

「好书品鉴」

科学文化叙事重构中的“曹操墓认定”谜案解答

《追根寻迹》一书在文化科普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吴苡婷

上海科技报

上海 200020

摘要：2009年，在豫北平原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中，沉睡千年的曹操墓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呈现人间，但是曹操墓的认定经历了一波三折，当年河南考古研究所的认定结论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经过多次舆论发酵，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在公众视野始终疑云重重，可谓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案例。2024年末出版的《追根寻迹——探寻“曹操墓事件”背后的真实》一书运用了考古学、文献学、文物学，生命科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同时追溯了科技史，运用了科学的思维，在质疑中去回应，去严密论证，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从科学认知拓展到了公众认知，有信服力地解答了全国人民的内心疑问，探索出了一条从“学科式科普”迈向“复杂性热点事件科普”的崭新技术传播的“人文范式”，以“热点事件+深度调查”+“科普”的传播新范式”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可。

关键词：曹操墓；科学精神；科技传播

中图分类号：K236.05

一、疑团重重 - 这是一个全国关注的历史谜案

安阳市，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地处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看似不起眼，却是赫赫有名的八大古都之一，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政权都曾以此为都城。世人瞩目的殷墟遗址在安阳市。在曹魏时期，这里被称为是“邺城”。

曹操墓所在的西高穴村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村落，在西高穴村的东南方

向，还有一个名叫“东高穴村”的古村落，西高穴村距离漳河很近，穿过村落后车行3分钟左右就能到达漳河边。比较有意思的是，古时，古邺城与西高穴村之间有一条大马路，其在文献中被称为“车马大道”。在西高穴村的漳河边，还发生过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项羽的破釜沉舟典故就发生在这一段，“泥马渡康王”的民间传说故事也发生在此。

曹操是著名历史人物，其功过评说一直为社会广泛关注。其墓葬的说

法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坊间流传的各种故事，也使得公众对于曹操墓的关注度陡增。

对于西高穴村是否为曹操墓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刻有“黄豆二升”“刀尺一”等的小石牌存疑，此前帝王级墓葬中从未有此类记录琐碎物品的文物出土；曹操在遗嘱中要求他的墓是薄葬，“无藏金玉珍宝”“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为何出土那么在这个墓中出土的器物中，为什么会有金、银、铜、铁等金

通讯作者：吴苡婷 邮箱：stella_wuyiting@163.com

收稿日期：2026-02-06 录用日期：2026-02-25

DOI: <https://doi.org/10.58244/sha.263753>

属物件，甚至还有圆形的小玉珠出现？没有找到曹操的玉玺和哀册，无法确定墓主身份；一些文物是从盗墓贼手中收缴的，文物价值大打折扣；古邺城有两座曹魏王陵，西高穴大墓是否是曹魏末代皇帝的王原陵；墓葬形态是否三国时代存疑等。

2010年，河北省邯郸市宣称发现了规模更大的疑似曹操墓；亳州曹氏宗族墓群也提出了新证据，形成了三地争雄的局面。疑问更加喧嚣直上。

面对大众和专业人士的质疑，不同领域学者从各自专业视角展开论证：考古学家依托地层学、类型学等考古学基本方法论，论证墓葬年代与墓主身份；历史学家结合《三国志》等文献，梳理曹操葬地的历史线索；分子生物学家则通过曹氏基因研究，发现曹操家族Y染色体SNP突变位点O2-M268的独特变异，从遗传学角度进行举证判定。

特别是复旦大学科研人员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的1月23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正式面向全国征集曹姓男性参与Y染色体检测，通过SNP位点突变，通过曹操后裔的倒推出了曹操的染色体单倍体，与曹操叔祖父曹鼎牙齿中的Y染色体进行比对后确定一致，但是最终没有机会与曹操墓中的遗骨进行比对，而背后的原因也使得各界众说纷纭。

在各方争论的过程中，号称有铁证的造假质疑者、实为网上通缉犯的闫沛东（真名胡泽军）扰乱视线，参与这场全国瞩目的论战中，编造证

据，信口雌黄。大量记者在没有确定其真实的身份的前提下，大量引用其各种编造论断和不实证据，使得曹操墓的认定变得更是迷雾重重。

二、面对质疑 - 层层探究打造严密的证据链条

解答考古谜案，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探案过程，要盖棺定论，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追根寻迹——探寻“曹操墓事件”背后的真实》一书的重要特点就是在人文叙事中回应各种质疑，证据优先、逻辑严谨、多角度验证。在撰写证据链的过程中，运用了比较法（横向对比）、排除法（逻辑筛选）、印证法（多维交叉）、测量法（对应文献）等，佐证中遇到疑问再多次佐证，在打造全新证据链的过程中，形成严密的“十维论证体系”，不允许有丝毫的逻辑漏洞。

第一，曹操墓的规模和規制问题的探寻。该墓葬土层年代属于东汉晚期，该书以“比较”的科学方法，梳理了同时期所有已经挖掘的相关墓葬，对其墓葬的规模进行了横向比较，西高穴村的曹操墓属于最大。年代相近的东汉中山穆王刘畅之墓、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发现的一座孙吴时期的墓葬，各种規制比起西高穴大墓要逊一筹。并且点出了曹魏皇族墓地都是“东西”走向这一过去被史学界所忽略的特点。

第二，曹操墓帝王级文物的考证。

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石圭的高度有28.8厘米，出土的帝王用品之石璧的直径也达到28.9厘米，按照汉代的换算，1尺等于23厘米换算，两者约为汉代的一尺二寸。根据《考工记》记载，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以西高穴大墓中圭的级别已经达到天子级别。随葬物品中还有“卤簿”“车”“竹罍”等，这些都是安葬皇帝时的专用葬具和礼仪。西高穴大墓中出土的直径21厘米的错金铁镜是迄今为止的最大件东汉铁镜之一。公元217年10月，天子命魏王曹操冕十有二旒。散落在西高穴大墓中的各色小玉珠都有穿线痕迹，很可能来自曹操的冠冕，解释了小玉珠的用途。

第三，曹操墓文物的东汉末年风格十分显著。西高穴大墓中出土的四五件瓷器都是东汉末年的青瓷，分别来自于长江以南3个不同地域，一座东汉晚期墓葬中同时出现多个窑口的瓷器实为罕见。墓葬中，石碑“魏武王”中的魏字下面多了一个山字，也是秦汉的写法。四角攒尖墓顶的形制可以追溯到东汉晚期的一些墓葬当中。出土器物中绝大部分是带有汉代文化特征的。

第四，西门豹祠遗址是曹操墓方位的坐标，在曹操的《终令》和《遗令》中关于墓葬的所在地，都提到了西门豹祠，所以这是一个距离的坐标点，该书通过考证，发现位于安丰乡丰乐镇北丰村东的西门豹祠遗址出土的勒铭石柱上的铭文与《水经注》中所记载的文字完全一样，目前该勒铭

石柱存于河南邯郸市的邺城博物馆。这证明了西门豹祠遗址的位置是准确的。此外，《子游残碑》《刘君残碑》《元孙残碑》《正直残碑》四大安阳残石，均在该西门豹祠遗址出土，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考证《刘君残碑》为刘祜之祖刘梁之残碑，这也说明这里的西门豹祠位置在曹操去世前就已经存在，比较可靠。鲁潜墓志的出土，证明曹操墓就在西高穴村附近。此外，曹操墓的位置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方位、距离完全相同。

第五，排除了大墓另外两位魏武王的墓地。历史上的两位魏武王分别是十六国之后秦皇子姚襄和冉魏“武悼天王”冉闵。后秦的都城在长安，统治地区包括今陕西、甘肃东部和河南部分地区，最鼎盛时，势力也未发展到邺城这个地方。而且史料明确记载姚襄是在三原战死，被苻生所葬。根据史料记载，冉闵虽建国号为魏，都邺城，但是他被前燕将领慕容恪擒获，被前燕皇帝慕容儁送到龙城，在遏陁山被斩杀，被葬在当地，不可能以魏武王之礼葬在邺城，另外其谥号武悼天王，而非魏武帝。当年的前秦姚襄三原之役的发生地是陕西省咸阳市的三原县，三原县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龙城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的朝阳市，其是一座多民族聚居的东北历史名城和历代塞外战略要地。因此两位魏武王不可能千里迢迢埋骨到邺城。姚襄去世时才27岁，其是死

后被其兄弟追谥为魏武王，冉闵是被杀后对手给他封了谥号，他们两人都不能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墓地。

第六，古邺城有两座帝王级的陵墓，鉴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西晋帝陵的规模，大墓也不是王原陵。西高穴大墓也不可能是曹宇和曹奂父子的埋骨之地——王原陵，首先是墓葬土层年代属于东汉晚期，曹宇和曹奂下葬时间在魏晋前中期。其次是两者都是因病而亡，遗骨完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以西高穴大墓1号墓的衣冠冢方式下葬。第三是曹宇的地位所限，其不可能以如此高规格入葬西高穴2号大墓，曹奂去世和入葬时正逢西晋八王之乱的高峰时期，当政者为前朝皇帝修建大墓不符合常理。

但是真的没有当朝皇帝为前朝皇帝修大墓的案例么？答案是否定的，确实存在一个特定案例，那就是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确实为了前朝皇帝汉献帝修过大墓，但是背后是他们和汉献帝是姻亲关系，曹操的三个女儿嫁给了汉献帝，汉献帝退位后被封为山阳公。而曹奂非司马氏姻亲，没有亲属关系，司马家族绝对不可能像曹丕和曹叡一样，为其修建如此大的墓葬。

第七、大墓中没有印玺是因为曹操生前明确“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曹魏时代采用薄葬制度，墓葬不仅在地表上未留下任何标记，更没有墓志等记述墓主人以及纪年等文字性的东西。皇帝死后用的是哀册，但是曹操一生没有称帝，曹操墓中没有哀册是

非常正常的。

第八、那些记录着琐碎物品的小石碑真正的名称是“遣策”。遣策是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以往“遣策”是写在木制简牍上的。目前来看，这种石碑样貌的“遣策”只能被放置在曹魏时代的帝王级陵墓中，其他等级的墓葬中并不呈现，洛阳西朱村大墓出土的石碑是最有力的佐证，其也是一座帝王级的曹魏大墓。两者是一种对应关系。而曹魏皇族墓诸如曹休和曹植墓葬中都没有出土小石碑。

第九、曹操不安葬在老家亳州是因为遵守宗法制度。曹操临死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死后回葬在祖茔中，虽然地位尊贵，也必须遵守宗法制度。按父母和祖先都是自己的长辈，地位高于自己，因此，他们必然要占去祖茔中的尊位，作为晚辈的自己，只能屈居于卑位，这是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所不能够接受的。另外，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诸侯王不会选择回葬到自己家乡的祖茔中去，而是葬在自己的封国内。另一个原因是：当曹操晋升为魏王时，亳州并不是他的封地，而是曹魏与东吴对峙的前线。

但是曹操墓与亳州曹氏宗族大墓又是一脉相承的印证关系，曹操父亲曹嵩和祖父曹腾的董园1号墓和董园2号墓和曹操墓二座大墓都符合“昭穆制度”，也就是古代宗庙的排列次序，也就是始祖居中，左昭右穆。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曹腾名义上的长子曹嵩的1号墓也在曹腾2号墓的北

方，略微向前突出一点，曹操墓中两座大墓（曹操之墓和曹操长子曹昂之墓）的分布情况完全一致。

第十，而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墓都是坐北朝南。而曹操家族目前发现的墓葬都是东西走向，曹操墓是东西走向，曹植墓和曹休墓也是坐西向东，洛阳的西朱村大墓也是东西走向，呈现互相印证关系。

三、多重研究 - 厘清了喧嚣背后的动力和原因

曹操墓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的还有偶然事件的推动，《追根寻迹——探寻“曹操墓事件”背后的真实》一书列举出了两个偶然情况。

首先是沟通的阴差阳错，导致曹操墓中遗骨当时丧失了与复旦大学发现的曹操家族 Y 染色体单倍群进行核对的机会，书中展现了信息沟通传递的全过程，每个专家都做出了解释。

其次是诈骗通缉犯闫沛东（真名胡泽军）的搅局，岂是曹操墓真假问题引发全国关注绕不开的一个“人物”，当年众多媒体对其言论进行了报道。时至今日，全国很多人对曹操墓表示质疑，给出的缘由都是出自此人之口的各类“造假信息”。他为何要参与到这场全国瞩目的论战中去？是为了继续诈骗？是为了扬名？是为了要搅乱视听？是故意戏弄大众，满足内心的虚荣感？存在太多的疑问。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梳理了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工作的历史脉络。尤

为难得的是，书中详尽呈现了碳十四断代法、热释光断代法等先进技术，书中还讲述了基因科学发展史上的感人故事与争议，介绍前沿研究成果，并对考古界其他悬案进行解读，充分发挥作者科技记者的专业优势。

与众不同的是，该书从新闻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去回视曹操墓事件造成巨大社会影响背后的社会动力。

曹操在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曹操墓葬的问世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做了大量的深度报道。但当年一些媒体追热点的心情比较迫切，探寻真假的意识比较强烈，以各省市利益为本位主义思想较重，河北的媒体倾向曹操墓在河北，安徽的媒体倾向于曹操墓在安徽。在此过程忽视了对曹操墓大量文物和背后文化元素的解读，对于采访信源把关不严，造成了骗子之流的胡言乱语在媒体上横行，引发了严重的舆情，对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公信力造成了很大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也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该书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2009年的时候，百家讲坛“易中天讲三国”节目十分火爆，抢夺旅游资源的大战不断爆发，还有公知的否定化思潮，很多媒体对负面报道特别热衷，文物收藏产业也开始火爆，当时一些事件的曝光，政府公信力有所下降。“曹操墓造假”阴谋的说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社会情绪“共鸣”作用之下，阴谋论往往会形成“社会流瀑效应”，而这是导致曹操墓

事件喧嚣而上的重要原因。

四、展望未来 - 科技传播的“人文范式”的开启

科学精神是一种严格缜密的方法，每一个论断都要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科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要对自己和别人所作的研究无一例外地进行苛刻的审查，不承认任何万古不变的教条；科学精神是一种革命的勇气，随时准备否定那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断言并接受那些好像是离经叛道的观点……以往的科普著作都是以“学科式科普”为主，该书是以科学精神解决“复杂性热点事件科普”的典范之作。

面对各种争议和质疑，科普工作者不能只是看个热闹，也不能去回避这些质疑，最核心的应对手段是证据和逻辑，我们要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知识去解决这些质疑，去呈现论证的过程，在挖掘和解读社会热点过程中引发公众思考，以一种潜移默化方式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今天，大科普时代已经到来，科学正在向文化方面拓展。科研工作者的线性思维擅长解决单一领域的专业问题，考古学家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比较擅长回答专业领域的问题，但是面对复杂社会事件中的舆论争议（如公众情绪、信息偏差、多学科交叉），需用系统思维整合多维度信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指导科技传播工作者从“局部专业认知”走向

“整体复杂分析”的核心方法。

事实上，自从16世纪末近代科学启蒙开始，在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条主线从未分离过，经常处于交汇的状态中，也

组成观察各类事件的多维度视角，科学视角能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多学科组成的人文视角能更好地去审视时代背景和其中人的行动逻辑。

《追根寻迹——探寻“曹操墓事

件”背后的真实》一书的尝试，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也是中国科技传播工作者挑战“复杂性热点事件科普”的一个全新开端。

附：

2025年9月26日，在中国科协举行的《科学文化系列研讨沙龙第六期——“曹操墓事件”的科学文化叙事重构》对《追根寻迹——探寻“曹操墓事件”背后的真实》一书的专家评价：

从“学科式科普”迈向“复杂性热点事件科普”，《追根寻迹》一书以“热点事件+深度调查”的方式探索出“+科普”新范式，这与传统“科普+”模式相比，更能激发公众对科学共识的关注与认同。

从“曹操墓事件”的舆论发展来看，初期因信息传递偏差引发公众质疑，后期通过多学科专家解读、媒体深度报道逐步走向理性共识，这一过程恰是科学文化叙事重构的典型案例。“掌握科学知识”与“拥有科学文化素养”存在本质差异，做到“严谨性”与“通俗性”的平衡始终是复杂性事件科普工作的核心挑战——过于专业的论证会导致公众理解门槛过高，过度简化又可能损失科学准确性。而《追根寻迹》一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其通过“文化层面的科普”设计，让公众突破“知识记忆”的局限，真正理解并内化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

从科学文化建设的长远视角来看，“曹操墓事件”并非个例，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专业领域争议引发全民关注”的事件。应该从《追根寻迹》一书的科学文化叙事实践中提炼经验，构建“政府-科研机构-媒体-科普组织”的协同机制，让“从公众认知到科学共识”的转化路径更高效、更可持续。

该书出版后，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举办了会员科普作品沙龙活动，专门研讨和推介该书。作者先后前往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上海理工大学新闻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电机学院等进行学术讲座，并在上海大学世界图书日活动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世界图书日活动上做主旨报告。作者还登上上海科艺中心周周播活动，向全市中小学生进行了历时一小时的主题为《用科学解开曹操墓之谜》的直播活动，该节目通过科艺中心视频号、东方网、B站、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平台同步播出。2025年10月作者还在上海市社联第十九届（2025）学会学术活动月开幕式上做了主旨报告，获得专家的广泛好评。

作者简介：

吴苡婷 出生于1979年8月，上海松江人。上海科技报高级记者（正高），本科毕业于上海大学档案系（科技档案方向），硕士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社会学方向），师从原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李友梅教授，现为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理论研究专委会理事、中国科协“科普中国”专家、上海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方向联合培养单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被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授予“上海市优秀科普（编辑）记者”称号。在20多年的科技记者生涯中，

撰写了几百万字的科技报道，大量新闻作品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曾获得上海新闻奖、上海科技新闻奖、全国科技传播优秀新闻作品奖、上海教育新闻奖、全国科技报系统优秀作品奖等40多个新闻奖项，发表各类论文近20篇。多次受邀参加中国科技传播论坛和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多次在两大论坛上进行专业发言。

The Solution to the Mystery of "Identifying Cao Cao's Tomb"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book "*Trace Back to the Root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opular Science

Wu Yiting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In 2009, in an unremarkable small villag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enan Province, China, the tomb of Cao Cao, which had been dormant for a thousand years, appeared to the public without any warning. Howeve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o Cao's tomb wa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The conclusion made by the Hen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that year caused a huge stir across the country. After numerous rounds of public opinion fermentation, whether the Xigao Xue Tomb is the "Tomb of Cao Cao" has always been shrouded in mystery in the public eye, and it can be said to be the most dramatic cas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book "Tracing Back to the Roots: Uncover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Cao Cao's Tomb Incident'",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2024, employs knowledge from various fields such as archaeology, philology, cultural relics, life sciences, sociology, and journalism. It also trace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loys scientific thinking, responds to doubts, and rigorously argues, using a scientif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thinking. From scientific cognition to public cognition, it has convincingly answered the inner questions of the entire nation, exploring a brand-new "humanistic paradig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that moves from "subject-based popular science" to "popular science of complex hot events". With the new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hot events + in-depth investigation" + "popular science", it has gained high recognition in society

Keywords: Cao Cao's Tomb; scientific spiri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semination
